

# 被赞为“小说写作的天才” 90后四川作家周恺短篇小说集出版



90后作家周恺。

## 壹

### 真实遭遇 在书中体现

“那阵子，我的处境很是糟糕，白天在电台上班，稿子念得磕磕巴巴，总是被投诉，晚上在家写着这么一帮无望的人，几乎陷入一个恶性循环，而且更可怕的是，我对这种困境有种暧昧的迷恋，好几次我站在窗边抽烟，脑子里想的就是《杂种春天》里写的那句话，‘想翻出去，摔成一堆肉泥’。有好多人在那样的困境中，可能就真翻出去了，我没有，现在想来，可能还是因为庸俗，在那种对困境的暧昧迷恋下，还是藏着对美好生活的惦记。”周恺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遭遇，在新书《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》里多少有些体现。

《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》里有十个故事。推演未来的侦探小说家、聚会前夜突然失踪的杂志社主编、在公墓旁搭棚而居的流浪汉、以七个名字经历七段人生的伪装者……书中的人物，或游荡荡荡，无所反抗；或明知彼岸不可抵达，却依旧赋予过程以意义，姿态至少是悲凉的。周恺在这些故事里谈论孤独与自由，“真正的自由必定是对自我的要求，孤独是困境，而自由不是，我们通常陷入自以为是的孤独困境中。”

致每一个迷茫困境的你：“孤独是困境，而自由不是，我们通常陷入自以为是的孤独困境中。”



2019年，一部名叫《苔》的长篇小说，让不少人认识了一名90后四川青年作家：周恺。他1990年生于乐山。2012年在杂志《天南》发表处女作小说《阴阳人甲乙卷》，2019年出版长篇小说《苔》，在文学读者圈内口碑甚高。

《苔》的故事背景是清末民初的乐山。在30多万字的篇幅里，这位年轻人用超常的耐心和见识，在历史的烟尘中“还原”了一个家族故事。在小说中，乐山的地理风物、历史掌故、人物方言以及晚清四川民众的生活场景，都写得很扎实、地道。尤其是，他展示了一位年轻人对历史、时代、命运的深邃思考。他用娓娓道来的语气，在舒缓、富有张力的叙述之中，不露声色地塑造出很多个性鲜明而复杂多面的人物形象。这部作品也让人看到了他的文学才华。

周恺被赞为“小说写作的天才，让我们有幸目睹大师的青年”。在之前评出的“2019名人堂·年度十大作家”榜单上，他也因为《苔》这部作品榜上有名。

近日，周恺的首部短篇小说集《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》由译林出版社正式推出。

## 贰

### 多位作家 为新书点赞

继《苔》之后，这部小说集得到多位文学前辈的点赞，作家阎连科说，“周恺有文学的天赋和敏锐度，不同于《苔》，这些短篇小说在尝试逃离主流话语和传统的写作方式，飞越各种固定的沉重边界，飞越各种重复单调的表述方式，去寻求一种快感和释放，在年轻一代写作者中，他是独特的，能在虚无中看到生命，在生命中看到虚无。”

在诗人韩东看来，周恺的小说笔力雄浑、利落，在同代人中是鲜有的，“尤其是他关心的主题足够宏大、深邃，远离作家自我的一亩三分地。你目睹的是一个大师的青年时代，抑或是一位年轻的小说大师。”

诗人欧宁说，《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》虽然不是一本侦探小说的类型写作，但他却喜欢“像侦探一样去找寻周恺埋下的蛛丝马迹、草蛇灰线。”作家阿乙认为，“90后”是骄傲的一代，“周恺在这一代出来得晚，但地位非常重要，可以说是一位现象级的人物。他必将像过去的韩东、张枣、格非、余华一样，在30岁之前就成型。”

## 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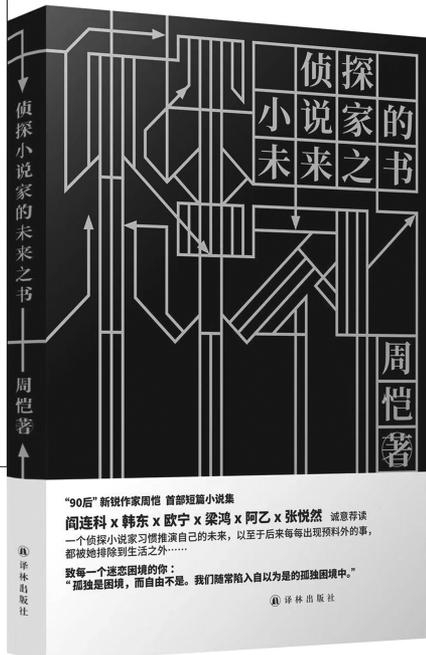
### 一部最初 不考虑发表的作品

周恺的故事里，有自己，有周遭，有历史。他关心的主题足够深邃，远离作家自我的一亩三分地。周恺的虚构叙事中闪烁着上世纪80年代先锋诗歌遗产的电磁信号，那是诗句断章、模糊的面容、令人费解的行止、身体的纠缠、时代的阴霾，破碎而难以辨认。他未曾亲历，却把一篇篇故事写得好像身处其中——这正是他作为小说工匠的手艺。

这是一部在写作之初不考虑发表的作品，写给同样身处困境的我们。“真正的自由必定是对自我的要求，与他者无关。孤独是困境，而自由不是，我们通常陷入自以为是的孤独困境中。”

周恺说，他很期待读者，尤其是“很期待那些文字工作之外的读者”。对于自己的小说，他也很自信，“应该是好读的，我做的事和前人做的事是一样的，选择恰当的手法来表现人物与故事，如果说这是一场对读者的冒犯实验，那它冒犯的也只是某一类的阅读习惯。”这本书期待读者，而且很期待那些文字工作之外的读者，它寻求的是文学的共通性，“在书写的时刻，我们和李白、杜甫、但丁是同时代的人，和莎士比亚也是同时代的人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

“90后”新锐作家周恺 首部短篇小说集  
阎连科 x 韩东 x 欧宁 x 梁鸿 x 阿乙 x 张悦然 诚挚推荐  
一个侦探小说家习惯推演自己的未来，以至于后来每每出现预料外的事，  
都被她排除到生活之外……  
致每一个迷茫困境的你：  
“孤独是困境，而自由不是，我们通常陷入自以为是的孤独困境中。”

译林出版社

译林出版社